



老人们居住的别墅



老人们聚在一起开心地打麻将

同一屋檐下 同吃一锅饭

杭州老两口儿住三层别墅 邀六对会打麻将夫妇抱团儿养老

5月6日，家住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的王阿姨联系当地媒体，说她和老伴儿住着200多平方米的三层农家小别墅，有鱼塘、菜地、果树、鸡鸭。子女们工作忙，她和老伴儿平时感觉有些冷清，想找几对老人抱团儿养老，会打麻将者优先！

接下来，王阿姨夫妇在家接待、面试了20多对夫妻，并从中挑选了6对夫妇，抱团儿养老的生活正式开始。目前，王阿姨的农家小别墅里一共住着7户人家（包括王阿姨夫妇），大家互助互爱，生活和谐。这可能是中国首个抱团儿养老的成功案例。

12月18日，记者来到王阿姨家，这栋农家小别墅是三层楼房，屋前小院别有洞天，大门口绿意盎然，院子里的停车场能停4辆车。

房东朱大伯说，房子是2010年儿子花钱盖的，建筑面积200多平方米，请了专业的人设计，共花了200万元，采用大量落地玻璃，房子明亮、通透。

朱大伯带记者进屋参观，在一楼的一个房间，桌上放着一张表，写着12月份“抱团儿养老伙食费”，每个名字后面的空白处都打了很多对勾，记着每个人的用餐金额。“一个月下来，一个人吃了几天，每天吃多少，我家老太婆都记着呢。”朱大伯说。

接着，朱大伯又拿出一张“结伴养老服务协议书”，大致内容是“我们本着多姿多彩，健康快乐，既充实又轻松的生活理念……特订立本协议”。协议书对卫生绿化、不打听个人隐私、房屋租金、伙食费、值日等方面做了规定，一共11条，所有参与抱团儿养老的人都有签字。

走上二楼，一下子热闹起来。麻将牌碰撞的声音不绝于耳，打麻将的人用杭州话开心地聊着家常。

当时别墅里有7个人，3个男人在一楼，4个女人则在二楼打麻将。

记者问：“半年相处下来有没有矛盾？”

大家都说，刚开始磨合的时候，有点儿小矛盾，但问题不大。

朱大伯带记者走遍了每个房间，有些门开着，有些门关着，但都没有上锁，每个房间都有独立卫生间。

和谐、安静、热闹，都刚刚好。这是记者对这个家的第一感觉。干净有序，也是一大亮点。

7个老年家庭是怎样快乐生活在一起的？

记者采访下来，从每个大伯、阿姨的笑容里，从他们放松的肢体语言上，显然可以印证在来之前朱大伯给记者发来的那句话：“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开心……我们融合在一起，愉快地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”

半年下来，他们为什么能成功？记者采访了每个房客，又问了朱大伯夫妇，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说了不一样的答案。

在门口看报的房客赵大伯跟记者说了很多，他说，抱团儿养老，硬件、软件缺一不可，而朱大伯这里两者都有！后来记者知道，赵大伯说的软件指的是房东。

赵大伯说：“我们的房东（朱大伯）原来是学校的英语老师，浙江大学外语系毕业，他太太（王阿姨）原来是化工厂的厂长，有管理能力。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，在外面工作，一个星期回来一趟。他们是当地人，建这么大的房子对我们城里人来说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”

“房东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，你想，大家从四面八方过来凑在一起，互相不认识，性格、脾气、习惯都不一样。有的时候，矛盾在所难免，你不让我、我不让你怎么办？就需要他们（房东）出面，房东是主心骨。”

二楼的妇女麻友们对房东太太也是赞誉有加。

同一屋檐下，同吃一锅饭

房客金阿姨说：“我们大姐（房东王阿姨）对我们挺好的，像家里人一样。”

记者注意到，房东王阿姨短发银白，举止谦和；而房东朱大伯戴着雷锋帽和眼镜，既斯文又亲切。

硬件便是指设施条件。房客赵大伯说，房子很大，每一个房间都有卫生间，个人隐私得以保障。“硬件设施很重要，否则，你要上厕所、我要洗澡怎么办？”

另外，每个房间都有空调、网线、电脑，和酒店差不多。

院子里的菜园种了些蔬菜。“还养了几只鸡，我们吃剩的东西可以喂鸡！”赵大伯笑着说，“院子大，每个人都有活动空间，散散步，打打拳，互不冲突。”

每个人都可互不干扰，但吃饭大家必须在一起。因为相处融洽，大家很珍惜每顿饭的时光。

“能做到的我会尽量做到，比如，原来网速慢，便换成一百兆流量的套餐，一个月100多块钱，这些费用是大家分摊的。房客要什么样的电视机，我都尽量满足；吃饭桌子不够大，我又重新搞来一个大的。”朱大伯说，如果房东给力房客不给力，事情一样办不成。“有些要求我做不到，超出能力范围时，大家也能体谅”。

朱大伯说，很幸运能认识这么多房客，他们都是不同行业的专家。“比如上网方面，我这里就有个专家，很内行的”。

入住签协议，强调包容、隐私

赵大伯是个笔杆子，朱大伯便让他拟了“抱团儿养老协议”。

朱大伯说：“我们有协议，其中有一条是，住在这里要互相包容，如果大家都对一个人有意见，那么大家就会请他出去，作为

房东也无能为力。”协议还要求，不要讲别人的闲话。

协议中还强调了隐私，就连病史，房东在房客入住时也只是大致了解病历，不在意细节。

轮流值日，每户一周值一次

大家一起想出了值日制度，每户人家一个星期值一天班，包括房东。值日都做什么呢？朱大伯说：“做早饭，烧水，买菜，帮厨，洗碗，晚上倒垃圾。其他人愿意帮忙的可自愿。”

“比如买菜，第二天轮到谁值日，前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大

家会商量好第二天吃什么菜，值日的家庭到时候去买就行了。买菜有三个地方，一个是长命桥，还有个安溪，再过去一点儿是瓶窑。”朱大伯说，“买菜的篮子放在一个地方，我家老太婆提前一天会在篮子里放200块钱，多退少补。”

所收租金用来雇人做家务

这次抱团儿养老，朱大伯夫妇向房客收取一定的租金，他们用这些租金雇了3个工人。

“很多邻居不理解，说你建房子，自己不住，叫人家来住……他们以为我们赚钱了，但我们都‘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’。他交1200元，你交1500元……收来一共六七千元。刚好够3个人的工资。”朱大伯说。

“我通过亲戚找了3个附近的农民，一个是做饭的，月工资2000元，每天中午、晚上给我们烧几个菜；请了一个园丁，负责种

菜和修剪、打扫院子，月工资2000元；内室也请了1个人打扫，一周打扫两次，月工资1200元。”朱大伯说，“剩下的钱，我还要为他们添置东西。”

“还有人说，现在外面在拆迁，房子租出去能赚不少钱，我说有退休工资足够了。”朱大伯说。

不过，吃饭另算，按吃的天数算，平均每个人四五百元一个月。“这个大家都能承受，这里人多，伙食也很好。”房客赵大伯说。

（据《都市快报》）